

談談漢字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林 澐

李學勤先生：剛纔我看了一下今天來的各位嘉賓、同事和同學們，我想多數人對於林澐老師還是很瞭解的。過去有的人沒有機會見到林澐老師，我想大家都看過林澐老師的兩本文集，內容之豐富，大家都會有深刻的印象。吉林大學在考古學、古文字學方面都是我們的北方重鎮，林澐老師在這方面的學科建設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培養的人才非常多，我們到很多地方都看到吉大考古系畢業的學生。林老師不但是從北大考古專業早期畢業的資深專家，而且他在吉林大學的時候是于省吾先生的高弟。大家可能都看過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字釋林》，那是林澐先生抄寫的。那個字真是後無來者。我說後無來者，這是真心話。因為于先生我認識多年，知道于先生對於他本人的著作作用什麼字來寫是特別介意的，看他過去早期出版的那些用毛筆抄寫的幾種，就可以看出字如果寫得不是最好，我說的好不但是從古文字方面而且是從藝術方面，于先生是絕不接受的。大家看《釋林》就是林先生的手跡，這也是學術界的一個美談。在考古學方面，特別在東北亞考古方面，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有卓越的貢獻。在古文字學方面的貢獻，在座的人瞭解就更多了。今天我們有這麼一個機會，請林先生給我們談這樣一個大家都有興趣的題目，我們再次鼓掌表示感謝。

林澐先生：李先生講了很多我不敢當的話。而且王國維講座是很高級的講座，我實在不夠格。最近我是在研究新疆的青銅器，對在座各位講不適合。古文字的東西我現在很少有專門的研究。所以想來想去就講一個文字學的題目。从前海峽兩岸要出一套叢書，《漢字滄桑》是初步定的一個書名，我寫了個提綱，後來沒寫。這次我搬家，整理舊的稿子，纔想起還有這麼一件事。要我來講，就想就从這裏邊找兩個題目來講講吧。這是一個文字學的題目，也不太切合，因為你們主要是研究古文字學和歷史學。文字學本來是一門傳統的學問，是為讀經解經服務的學問。但是由於社會的

發展，特別是近代學術的發展，第一個事情，是出土了以甲骨文為始的很多先秦古文材料，就使文字學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就是漢字最早的時候是怎麼產生的、漢字構成的方式、漢字最早的發展規律，就使得傳統的文字學有了一種很新的內容。第二個事情，就是以敦煌文書的出土為代表的漢代以後的各種手寫本出土，使我們增加了很多對漢字發展的新的知識。要按照裘錫圭先生的說法，就是我們先要對漢以後的俗文字有研究以後纔能對整個漢字的學問有新的前進。第三個，是由於近代的漢字改革以及解放以後的文字改革，就使得很多人注意漢字歷史上怎麼發展的，往前再怎麼發展。對漢字發展規律的研究也就更加重視。最新的就是現在的信息化，很多東西都收到計算機裏去。那就是對漢字的研究又有新的要求。所以現在文字學的內容跟傳統的文字學有很大的不同了。我覺得現在研究古文字的人實在不少了，剛改革開放那時沒幾個人懂古文字。現在懂古文字的人很多。但是研究文字學、漢字學的人現在是太少。像北師大的王寧先生是研究漢字學的，我當然不能算研究漢字學的，總之是這方面的人太少。應該是誰來參加這個研究呢？我想研究古文字的人應該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應該關心整個漢字文字學。所以我覺得今天講這個問題也不算太出格。

我今天準備講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最早的漢字。第二個問題是我對漢字特點的認識。第三個就是在漢字的發展中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幾個問題。第四個就是我对漢字改革的一點看法。

—

現在講第一個問題。最早的漢字應該是什麼樣子呢？我談一個看法，不一定對。我認為最早的漢字應該也是拿毛筆寫的。因為古文字裏邊“書”字是上面有一支毛筆：𠄎(頌鼎)、𠄎(趯鼎)，要更象形一點是這樣的：𠄎、𠄎(子斐簋)。另外還有一個“畫”字，“畫”字上面也是有一支毛筆：𠄎(五年師旋簋)。當然最早的文字很多是從圖畫形象來的。既然圖畫是拿毛筆畫的，最早的文字應該也是毛筆寫的。它的載體是什麼呢？應該就是簡冊。竹簡木簡然後把它編起來的東西。那麼毛筆什麼時候有的呢？應該起碼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了。因為新石器時代彩陶的花紋肯定是拿毛筆畫的，彩陶上面的記號很多也是毛筆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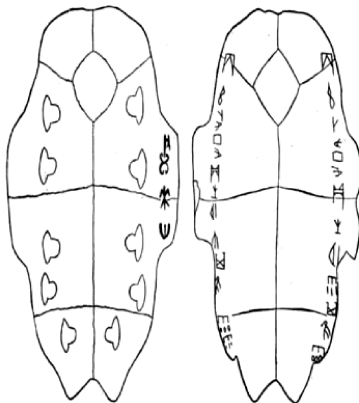


但是自從甲骨文發現以後，最早研究甲骨文的羅振玉先生有了一種新的看法，就是倉頡造字的時候是看鳥獸的腳印發明的字，所以說字一定是先刻出來又凹下去的。他的書叫《殷墟書契》，“書契”就是說這字是刻出來的。而且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中說：“小而簡冊，大而鐘鼎，莫不皆然。”認為簡冊上的字起初也是刻的。很有名的學者朱自清先生他也是贊成這種說法，可見這是一種相當有代表性的意見。現在《辭海》上也是用這個說法，就是古代文字都是用刀刻的。

最新版《辭海》的解釋：

書契 ①指文字。契就是刻，古代文字多用刀刻，故名。《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一說，書指文字，刻木以紀數、紀事謂之契。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②指券約等書面凭证。《周禮·大官·小宰》：“六曰听取予以書契。”孫詒讓正義：“凡以文書為要約，或書于符券，或載于簿書，并謂之書契。”

唐蘭先生《中國文字學》裏邊也說最早的文字是刻的。拿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刻紋來做例子。持這種看法的人很多，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是否也還有認為是這樣的？實際上，甲骨文我們現在看見大多是刻的，但是在甲骨上還有很多是拿毛筆寫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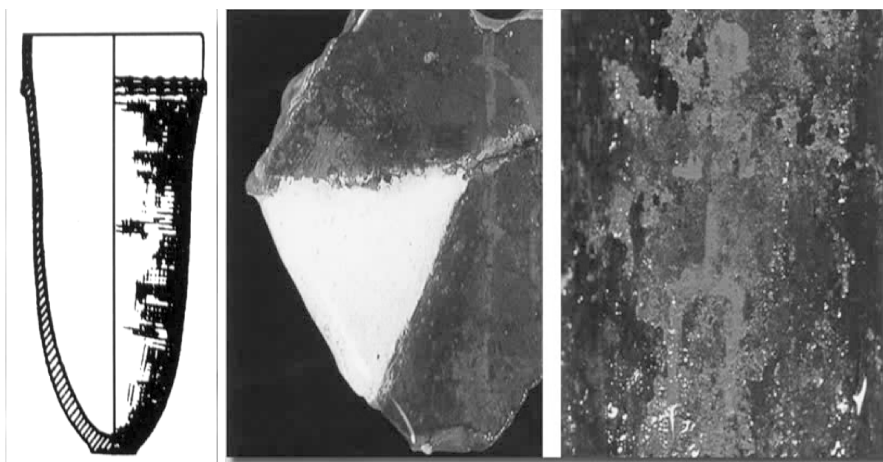


這裏邊右邊是刻的字，左邊是毛筆寫的字。第一個毛筆寫的字我姑且念“畫”，就是“畫”送來了 30 件龜甲。當然在殷墟毛筆寫的東西不祇是寫在龜甲上，還有寫在陶器上、寫在玉器上，還有寫在別的東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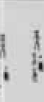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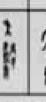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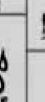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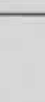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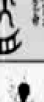
表一 第三、四期卜骨上書辭與刻辭字體比較表

刻辭	書辭	刻辭	書辭	刻辭	書辭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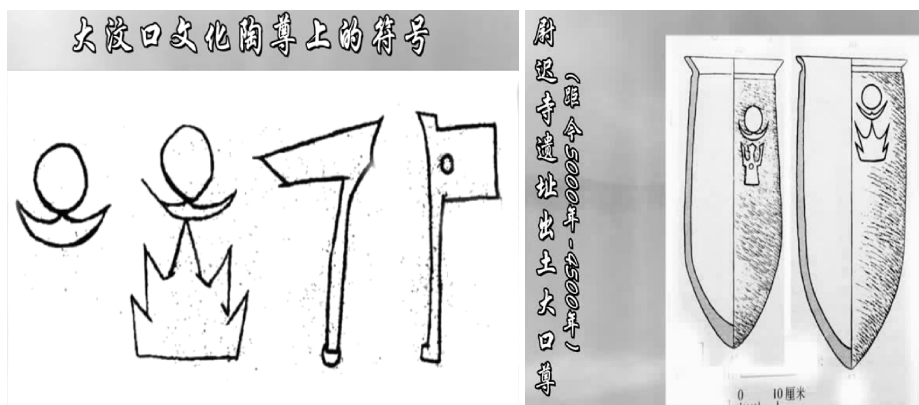
這一張表就是商代的毛筆字跟商代的甲骨文對照。商代人寫字主要還是毛筆字這種樣子，不是甲骨文的樣子。現在不少寫書法史的人一開始就說最早的書法就是刀刻的，這個我覺得很可笑。一開始書法還是毛筆寫的，甲骨文祇是一個特例。



這就是在鄭州小雙橋祭祀坑裏邊的陶缸上面用毛筆寫的字,用紅色寫的字。鄭州小雙橋大家知道,時代比殷墟要早。殷墟甲骨文上有毛筆字,比殷墟早的小雙橋,也就是二里崗文化時期,也已經是用毛筆寫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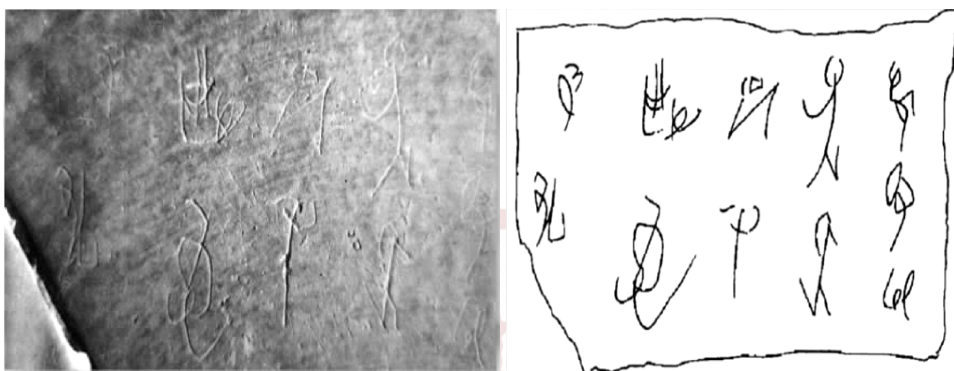
	旬	东	禾	走	天	尹	父		二	三	鼎	匕	自	阜	陶
甲 骨 文								甲 骨 文							
金 文								金 文							
朱 書								朱 書							

這種字跟甲骨文、金文比較,應該是同一個系統的。新石器時代確實有很多陶文,這些陶器上的符號有的是刻的,有的實際上也是拿毛筆寫的。過去有不少文字學家,包括像我的老師于省吾先生,認為這些字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比如于省吾先生就舉出半坡文化陶器上的一些符號認為跟甲骨文可以對上。過去不少學者的看法就是文字的發生是符號的積累,符號積累多了自然就形成文字了。就是說有這麼多符號了,其中我找出一些跟後代文字相似,那麼就是文字起源。好像郭沫若也是這樣看的。有的符號很像圖形符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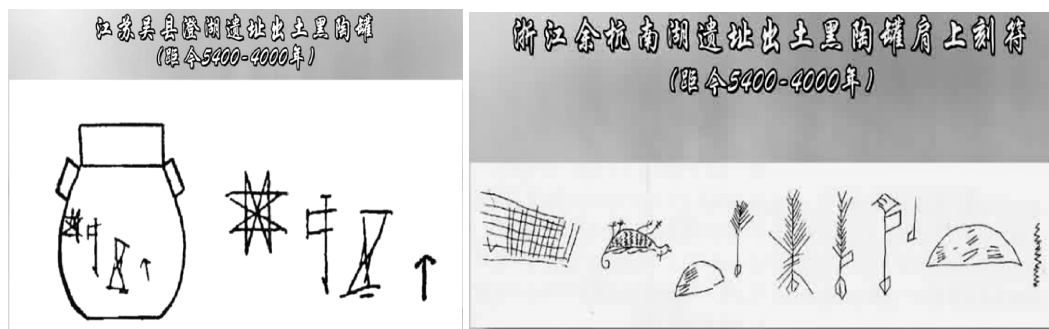


有學者認為這就是原始的文字,像唐蘭就認為這就是漢字的起源了。但是汪寧生就認為這個不能算文字,這樣的符號雖然形象性很強,可能代表一定的概念,但是

跟文字是有區別的。因為文字應該是一個能夠按照順序來記錄語言當中的詞的符號體系，“體系”就是不僅要有一定數量的符號，還要有一定記錄語言的規則。這些符號為什麼現在還不能說是文字呢？就是因為在這些陶器上面它只是單獨出現，頂多就是兩個東西在一起，沒法證明它是用來記錄完整的語言。如果要說那時候已經有文字，還需要其他條件來證明。但是到了較晚的時候就是距今四千年或四千五百年這樣一個範圍之內，也就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確實出現了由多個符號排在一起的現象。這就是比較有名的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出土的丁公陶文。



有不少古文字學家對這個還做過考釋，有的人還能念，有的人說是古代的彝文，整篇能翻譯出來。客觀的現象就是有很多有點像圖形符號的東西排在一起了。這裏我再舉兩個良渚文化陶器上的例子。



良渚文化的年代不是很確定，或說是距今四千年，有的人認為沒有這麼晚，也可能是距今四千五百年或是更早一點。一件上面是四個符號排在一起，一件上面是八九個符號排在一起，我記得李先生到吉大去還專門講過其中一個，覺得有可讀性。我認為像這種現象其實不一定要逐個符號去讀，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真正的文字它不會刻在陶器上，特別是不會像丁公陶文那樣刻在一片殘陶片上。顯然是陶器已經破了以後刻的，這上面刻了好多字有什麼意義呢？沒有意義。我拿一件在山東萊陽前

河前村出的一件形式上是西周的仿銅陶盃來比較一下。



它的脖子上就有一周像文字的東西,但是沒法念。其中有的橫過來看像一條魚。



有的是頭倒過來的鹿,頭上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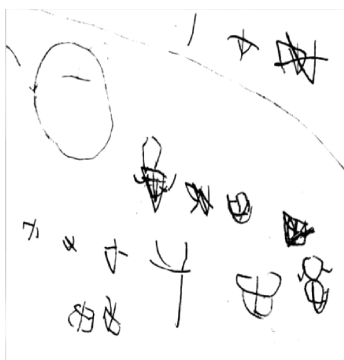
有的呢,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邊有一個像圓的頭,然後有身子,下面有腿,像一個人,但是這個符號也沒法念。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西周時期銅器上已經有成篇的銘文,為什麼在陶器上會有這種現象呢?我認為做這個陶器的人他是仿銅器的,他知道銅器上面是要有銘文的。而這個做陶器的人不認識字,所以他就做出來一些像字不像字的東西放在這裏,他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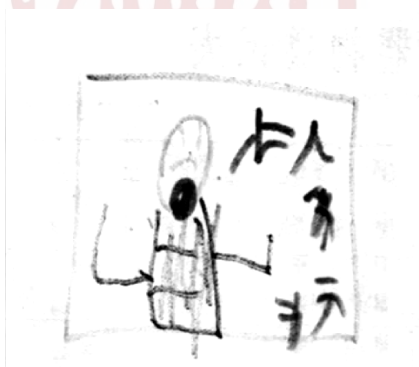
爲也是一種裝飾。我認爲上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文，實際上也是這種性質的東西。

我要證明我的觀點。曾經讓我的孫子給我寫幾個字看，他那時候是學齡前的，沒有學過字。就畫出來這麼一堆符號。



這些符號你看像字不像字？我們都知道現在漢字是什麼樣的。但他認爲我這個寫的就是字，因爲他不會寫字。

我再舉一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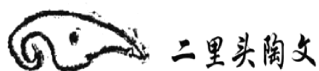


這個是我的一個學生，他的小孩，也是學齡前的。我說畫一本小人書。他知道小人書上面是要有標題的。他也就弄了一個標題。這個字還有點像字似的。小人書封面上還有圖，這個旁邊畫的是圖。古代人也可以做這樣的事。其實他不會寫字，但是他看見過字。看見過字呢，他就要進行一些模仿。模仿呢，就出來這種陶文。這種陶文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反映出現了一些類似於象形的符號，而且它們是排在一起的。這種情況應該說那時候可能已經處在正在創生文字的過程當中。所以我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文是這麼一個看法。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能同意。實際上，剛纔所說殷墟肯定已經有文字了，而且殷墟有墨書的文字。再往前，比如說二里崗文化時期，也有墨書的文字，因爲它的寫法跟甲骨文一樣。我們再往上推，如果推到二里頭

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考古學上很多人認為它是夏代。二里头遗址有一件陶器很多人没有注意,但是李學勤先生是寫過文章的。



李學勤先生是把這個符號跟良渚文化的陶文作比較的。我的看法覺得它實際上跟後來的“目”字是有關係的。它表現眼睛的方式跟後來臺西遗址的陶文、殷墟甲骨文(臺西比殷墟還要早些),是一脈相承的。



二里头陶文



殷墟甲骨文



台西陶文

我們假如認為殷墟已经有文字的話,那麼夏代的文字也是有了很重要的綫索。我們現在知道在陶寺遗址出了一個陶瓶,陶瓶上面有朱書的文字。一個是“文”字,非常清楚,跟甲骨文的“文”字寫法是有相近之處的。就是文武的“文”。還有個字有的人說是堯字,有的人說是易(陽)字,反正也不是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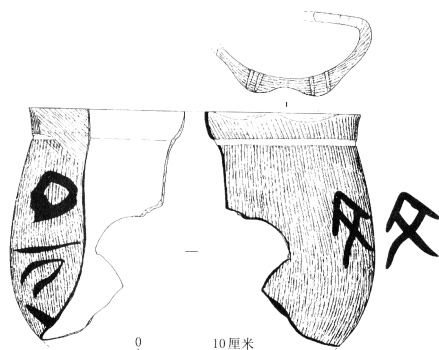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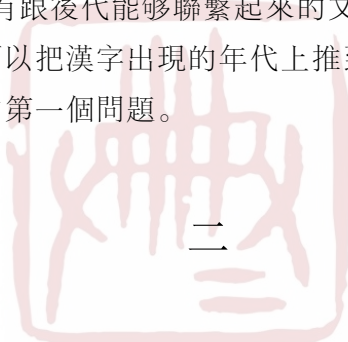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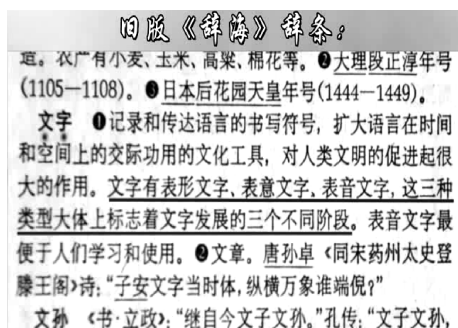


图1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文”字扁壶(H3403)
及“文”字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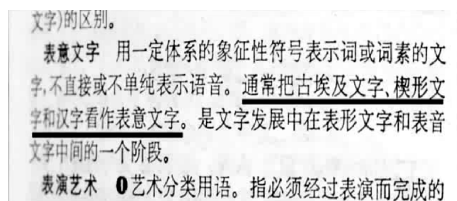
陶寺遺址的年代,現在考古學上都認為它可能是比夏代還要早的。有人說是堯舜時代,那時候有墨書,也有跟後代能夠聯繫起來的文字。根據二里頭和陶寺遺址的這些發現,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把漢字出現的年代上推到夏代或是更早一點,並不是完全無稽之談,這是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再談一談漢字的特點。漢字的特點現在占主導的意見可以以《辭海》的詞條為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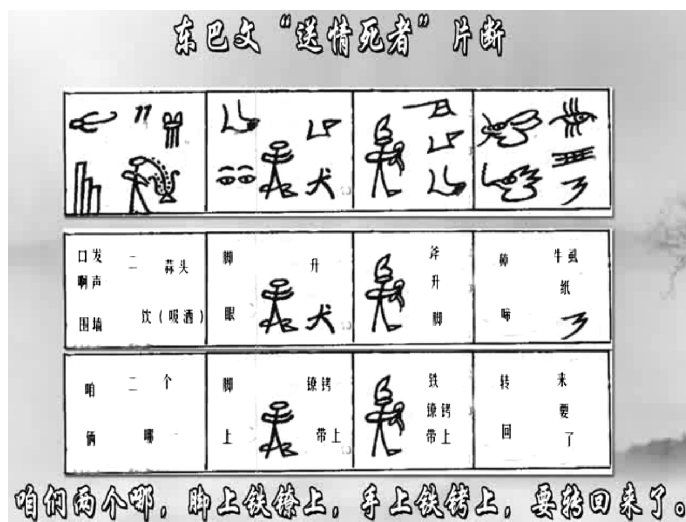
《辭海》認為文字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這三種文字類型大體上標志着文字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在表意文字的詞條裏邊說通常把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以及漢字看作表意文字。



那就是說漢字是表意文字。我是不同意這個看法的。而且把這三種文字看作文字發展的三個階段這個說法也沒有根據。說表形文字根本就不通的。因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語言是沒有形的,怎麼去“表形”呢?你要記錄語言的話,語言祇有兩個東西,就是它用音來表示意。文字客觀存在就是一個形,因此文字表達語言的話祇有三種方式。第一種就是以形表意,就是用形來表示語言的意義。我要表現“狗”,我就畫一條狗,這個是不是就沒有音了呢?也有,因為“狗”在具體的語言裏邊它都有發音的。因此也就具備音了。還有一種就是我想表現一個詞,這個詞不能用圖形來表現它,那我祇能找它的音。如果我已經畫一條狗表示“狗”的音的話,如果還有一個詞發音發成“狗”的,那我就用“狗”來代表它。那就是記音法。第三種就是意音字。意音字就是字形分成兩半,一半跟意有聯繫,一半跟音有聯繫。我們講的形聲字就是這個意思。其實一共祇有這三種辦法。那麼表意字能不能構成完整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呢?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第一個,語言當中的詞彙數量很多。意義是各異的,你如果對每一個詞都用表意法去表現,那麼你要造多少個符號纔能完成這個體系呢?這是沒法限制的,而且非常難辦。第二個不可能,就是語言裏邊,比如拿漢語來說,有實詞有虛詞,虛詞它是表示詞跟詞之間關係的,它沒有固定意義的,那麼怎麼用表意法來表現呢?我們現在說白勺“的”,白勺“的”是表示什麼意義的呢,你說用什麼來表示這個意義呢?那就有很多字是很難表現的。所以,假如要有一個成熟的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那麼它一定要有表音法。也就是說祇用表意字不可能按照語言次序無遺漏地書寫語言,因而不可能構成成熟的文字體系。這一點我想大家稍微想一想就會同意的。

我這裏舉一個例子,拿東巴文來說明這個例子。我舉這當中的一段。東巴文為什麼好呢,就是它不僅完整地保存下來了,而且它的每一個文字應該怎麼讀,納西族的巫師他都有念法。可以互相對照。不是一種死文字,它是一種活的文字。

图中第二行就是把上面那些符號做了解釋。第三行就是應該怎麼念。它就是一格代表一個句子。念法就是從上往下然後再往右邊移過來再從上往下。我就不



一一念了。比如拿第一句來說，這是畫一個人的嘴，出來一個線條，那是表示口發的“啊”的音。它其實是一個聲符，是用來記錄納西語的“咱”。下面是一堵圍牆，發的音和“咱倆”的“倆”這個音是一樣的。向右就是“二”，像漢語一樣應該算指事字了。右旁的“個”是一個量詞，這個量詞畫的是一個蒜頭，大蒜。它發的音和納西語的“個”一樣。下面是一個人拿管子在吸酒。吸酒這個詞的音就和感嘆詞“哪”是一樣的。所以這樣一些符號就可以念作“咱們兩個哪”。這裏面很多就是表音字。其他句子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一一說了。它還是沒有成熟的文字，因為雖然這句很好，跟語言中每一詞完全都對應了，後面各句卻有多出來的東西。像這第二句還有點文字畫的意思，中央是一個男人，他一隻腳畫出一個三角形，表示走。這個人腳上有個線條表示帶了腳鐐。單單就是一幅圖畫就可以表示一個男人帶個腳鐐在走。但是它又很地道地加上一隻腳。記錄“腳”這個詞，又用一雙眼睛記錄納西語的“上”的音。再畫一個桶，這個桶是量米的升。這個升字和“鐐铐”的音是一樣的。那就用來記“鐐铐”。“帶上”這個音和他們“狗”的音一樣。這裏沒畫一條狗，是借用漢字裏面的犬字。是一個純粹的記音字。那麼念起來就是“腳上鐐铐戴上”。中央這幅圖畫所表示的“男的”和“走”都是多出來的成分而不用念了。其實這一句有規定的念法：“腳上鐵鐐戴上。”其中“鐵”這個詞並沒有記錄符號，而中央圖形整個來說是多出來的，可以不要的。但是又起幫助理解內容的作用。所以這種文字還不成熟，還在文字畫向文字過渡的過程當中。它在過渡過程當中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表音字，纔能比較好地記錄語言。

我們漢字也是一樣。漢字到甲骨文的時代，有很多是假借字。這個我們稍微學過一點古文字的人都能同意。正因為這樣，我們學校已經去世的姚孝遂先生，他就有

個意見,在《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面,說甲骨文當中既然有那麼多表音字,甲骨文就是表音文字。因為每個字都有固定讀音嘛。所以說漢字是表意文字根本不對。那麼甲骨文就已經是表音文字,這樣的說法對不對呢?我認為說是表音文字也不對。因為甲骨文當中實際上存在既有表意字、又有表音字、還有意音字。它是三種字混合都有的。這種三種字共存的制度,埃及文字、楔形文字,還有瑪雅文字,實際上都用這些辦法。所以周有光先生在《比較文字學初探》裏面說,六書有普遍適應性。這句話我認為很對的。在意音文字體系裏面,它這六種方法都要用。當然像轉注呢,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就像剛纔那個东巴文的例子裏邊,畫把斧子,可以不念斧,而念鐵。為什麼呢?因為斧子是拿鐵做的。畫一把斧子既可以念鐵又可以念斧,這就是轉注。這種在埃及文字裏面、在楔形文字裏面都有。所以它實際上還是一種表意法。

漢字從開始創造一直到後來已經變成隸書以後,它基本上還是用六書的方法造出形來的。隨便舉一些例子。象形法造的字很少,比如傘字,這個傘字起源很晚,宋代肯定有了,唐代何時出現還沒有細查。這個傘字《說文》裏面肯定沒有,古文字裏我們都沒有見過,它畫得像一把傘那樣。指事呢,像凹跟凸,還有丫,都是後來造的字。凹凸現在看來最早好像是《抱朴子》裏邊有,再早也沒有。會意字呢,比如像門,門門的門,是門裏面夾根棍。我就不一一說了。那麼形聲字,假借啊,後來這個方法是經常用。所以說漢字這個體系它始終是用兼用表意法、表音法、意音法在造字。總體來說,漢字不單純是表音符號,因為大量的同音詞靠字形上的區別來指明其詞義上的差別。為什麼不能說它是表音字?因為它有很多字實際上是同音的。同音它為什麼還要造那麼多字,它是為了區別同音的意義不同的語詞。漢字也不單純是表意符號,因為大量的同義詞靠字形上的區別來指明其詞音上的差別。而且有大量的漢字是既多音又多義的,祇是在它代表特定的意時纔和特定的音相聯繫。也就是在意音一體的情況下,纔有確定的指別作用。所以說我們不論把它叫作表意文字或者表音文字都是不準確的,都是片面的、不全面的。

我們對漢字都瞭解,你想想是不是應該這麼來認識。但是我們如果要說漢字在表音和表意上面,哪一方面更强一點,我的看法是漢字的表意性比表音性還要强。我這裏舉一個例子說。𡙇,這個字你念它什麼?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是要念 dai 的。你說 dai 字為什麼要這麼造呢?這個 dai 字其實它是用“皚”做聲符的。就是白雪皚皚那個皚。白雪皚皚那個皚就是白字加一個豈字。“皚”省聲就把“白”省掉了,剩下這個豈呢讀 ai 的音。就是從犬 ai 聲。所以它的反切是五來切。為什麼從犬呢?說像狗小的時候不懂事的樣子。所以在《康熙字典》裏邊這個字還是念 ai 的

音。但是到了後來呢，就不念 ai 了，就變成念 dai 了。那麼這個字的意義是說這個人痴呆。那麼這個音是哪兒的音呢？是南方人的音，在座應該有南方人。但是在北方人，同樣的意思念 dai。所以這一個字就有兩個讀音，南方人就念它是 ai，北方人就念它 dai。最後在字典裏面是念 dai 成主流了。因為我們現在漢語是以北方話比如說北京話為主體的，又參考東北話的。南方話其實也不念 ai。字典裏面沒有這個音的，沒有這個注音符號，所以祇好念 ai 了。所以一個字字形是固定的，實際上真正首先考慮的是它的詞義。從詞義上纔派生出詞音，所以南方人就念 ai，北方人就念 dai。最後北方讀音占了勝利了，於是這個字就變成 dai 了。變成 dai 以後它還有別的用處，比如說這個字有死板的意義。可以用會意法造的“呆”字作為異體字，然後又可以用作“待”。比如說你待在這兒兩天吧，或者你待一會兒再來吧。反正這個“呆”有不同的意義，不光是傻子的意思，可以代替這個“待”字。那麼在它去代替這個“待”的時候，它的音又起了主要作用。但它開始時候能夠把這個音轉過來的話是義起了主要作用。

這裏我再舉一些現象。比如這個應該念雪茄(xue jia)吧，雪茄這個譯音從哪兒來呢？那肯定是上海地區的，上海地區這兩個字念 si ga。si ga 就和英語裏面 cigar 的音是完全對應的。但是這個字要北方人用，xue qie 與 cigar 差太遠了，是不是？那怎麼辦呢？字典裏面就注音，茄這個字又念 jia，什麼時候念 jia 呢？在“雪茄”這個詞的時候念 jia。可是，在座的人我想有不少人一定不念 xue jia，一定念 xue qie。所以你念這個字的時候還是以意義為主的，因為你知道這是茄子的茄，那麼我念 qie 一定是沒錯的。

再舉一個就是“百老匯”，百老匯大家都知道，是講美國的一個娛樂中心的地方。實際上呢，它是紐約的一條街，就是 Broadway，Broadway 就是寬街，寬街用上海話說就是 bo lao wei。bo lao wei 就和 Broadway 很像，但是已經翻譯成漢字了。北方人來念呢，就是百老匯。百老匯和 Broadway 就差很遠很遠了。但是你為什麼不念 Broadway 呢，那是因為你知道“百”字有個固定的念法，“老頭子”的“老”有個固定的念法，“匯”有個固定的念法。字典裏面這個百老匯就不是多音字。北方人有點不懂什麼叫“癩三”。上海人呢，也不念 bie san，上海人念 bi sai。Bi sai 它和英語中的 beg say 那是比較像。就是小叫花子，就是叫花子、難民。是在租界裏面出來的一個詞。

我小時候印象比較深刻呢，就是一個字念法可以不一樣，用南方話念還有白讀和文讀。口語裏念成一個音，文言文裏念成一個音。它的基礎是什麼呢？這個字到底表示什麼意義它是肯定的，但是讀音是可以不一樣的。所以這個漢字，我們念漢字

呢,首先考慮是意義上的區別,然後我再找到它這個音來讀。因此不同地區不同方言的人,同樣的漢字可以念出不同的音來。有的時候這個音還可能差得比較大。所以我認為漢字是意在前邊的,音在後面的。但是在同一個方言區當中,還是有區別不同讀音的作用。不同字形有區別不同讀音的作用。所以它既是別音的,又是別意的。所以我們不能把漢字看成表意字,也不能看成表音字。我們應該說它是意音文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這個意見。

三

現在我再講第三個問題,就是漢字的發展。漢字的發展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講。我今天主要挑其中三件事來講。

第一件就是簡化。大家都知道簡化,簡化是逐步破壞意音文字的系統性,簡化是使用漢字時候的一種趨勢。為了方便,就把筆劃寫得越來越簡單。但是越寫越簡單就把意音文字本來的理據都給破壞了。第一條,它把單個符號本來是怎麼表意的變得一點兒看不出來了。越變越看不出來了。而這不是近代纔開始的,在甲骨文當中就開始了。甲骨文當中的“易”字,容易的“易”,如果不知道還有它原始的形狀,你怎麼也想不出來它怎麼變來的。像甲骨文當中非常常用的那個“以”字,如果不知道它原先的形狀,那也不知道它怎麼來的。它就祇能說是一種記號。所以基本構字符號變成一種記號,實際上在甲骨文或者更早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現代漢字中,本來很象形的符號,比如魚、鹿、鳥、馬,象形性完全沒有了,所以它也都祇是一個記號。就是單個符號它本來怎麼表意的,道理現在也已經講不出來了。所以我們現在小學教字,可以拿一些很簡單的字,比如說“山”是怎麼變來的,“水”是怎麼變來的。但是你要去講“馬”字怎麼變來就有點麻煩。因為它變得太厲害了。所以現在這種字在現代漢字分析中都不叫象形字了,都叫記號字。既然這些都是記號字,本來所表示的意義从字形上都已經看不出來了,那意音文字這個系統從根本上就改變性質了。

還有就是不同的意符和音符都變成了同一個記號。本來是不同的東西,但是演變過程當中它就演變成一個東西了。這也不是簡化字開始的。現在都說簡化字不好,漢字的構字道理都給破壞了。其實從漢字隸變的時候很多都已經沒法講道理了。比如說“雷”字下面有個“田”,這個“田”是個輪子。本來有很多個輪子,表示天上有輪子在那滾。“果”字上面的“田”本來是果實。“畜”字下面的“田”本來是籠

頭，籠頭上面有繩子，表示“畜”字。“異”字中的“田”是一個可怕的臉，很嚇人的臉。“畀”字是一支箭，“田”是表示箭头上有花纹。“糞”字當中的“田”是個簸箕，也就是個撮子。“巢”字的“田”是鳥巢的下半截。它都變成一個田了。它本來原始的表意性就没有了。漢字現在簡化以後呢，像“又”這個符號可以代替很多符號，反正很多符號都變成“又”了。而且有的變成“又”了，有的又不變成“又”。那就是符號的系統性就没了。

再有一個就是簡化以後就把文字原來的結構也破壞了。不僅它單個符號看不出來了，它本來是怎麼構造的也看不出來了。現在要講漢字變化厲害，一般都說簡化字造成的。實際上簡化字也不是很厲害，因為在隸變過程當中早就很厲害了。文字學書裏面這個例子是經常舉的。

小篆	𡗗	𡗗	𡗗	𡗗
隸體	𡗗	𡗗	𡗗	𡗗
楷體	春	奉	秦	泰

就是春字、奉字、秦字、泰字，頂上都是三橫，一個人，這個也不知道叫什麼旁，都變成一樣了。它本來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變的。就是說隸變把本來的結構也都破壞了。再舉一個隸變當中的情況，就是什麼東西都變成大。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奔跑的“奔”是上面一個奔跑的人形變成大；“奈”字本來上面是個木字變成大；“莫”是兩個草合在一起變成大；“𡗗”、“𡗗”是兩隻手變成大，手有往裏的、有往外的都變成大；“𡗗”字呢，是下面一個刀字變成大。這些東西都變成一個大。而且把原來結構也破壞了。有的是一對一，有的是兩對一。所以我們不要說簡化字怎麼破壞了造

字理據,實際上漢字簡化過程當中很久以來就把意音文字的理據破壞了很多。所以研究現代漢字,像蘇培成《現代漢字學綱要》,他說我們推測現代漢字的理據度大約在50%上下。有很多字都講不出任何道理。舉個例子,比如,書字的造字原理是什麼,講起來就很麻煩。而且最常用的漢字道理講不出來。比如漢字當中使用頻度最高的那個白勺“的”,白勺“的”你說為什麼這麼造啊,這個“的”字到底是什麼意義就講不清楚,為什麼一個“白”一個“勺”呢?我是講不出來的。但是這個字是肯定大家都要用的。

漢字演變當中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漢字集的字數是不斷累增的。从字典中收字數越來越多就可以大概看出來。當然現在漢字不同字形有多少,有的估計說是八萬,有的說可能十萬以上。李先生不知道有沒有意見。臺灣還有一部《中文大字典》,它收的字好像沒有《漢語大字典》多。但是《漢語大字典》以後還出了一些字典,有的比《漢語大字典》收的字還要多。當然一個文字體系假如有這麼多字那是無法使用的。那麼字為什麼會越來越多呢?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根據社會生活的發展要造新的字。這裏舉幾個例子。一個“魔”字,“魔”字現在用得很普遍,大概在唐代字典纔收了進去。《一切經音義》裏說,可能是南北朝時翻譯佛經造出來的字,最早是記音字,就用石磨的“磨”,後來因為它代表破壞、擾亂這種意義,就是不好的意義,所以給它加一個鬼的偏旁,就變成這樣一個字。再比如說“椅”字,稍微知道傢具史就知道椅子是唐代以後纔開始用的。本來我們漢人是席地而坐或者坐在榻上的。這個“椅”字本來是寫成人字旁的“倚”,在唐代的碑刻裏就已經出現了。到了宋代,就給它專門造了個字,是木字旁的“椅”。但是這種新字跟“魔”又不一樣。因為古時候這個字已經有一個“椅”字,意義是一種樹。這個字還沒有廢掉,又造出一個形狀相同的新字來。再比如說近代化學元素名稱造了很多字,因為化學來了你就得造,就造了很多。有的也是和舊字形狀相同的。歷史上積累的字,即使是後代根本不用了的廢字,但是字典裏面總得收啊,你去翻古代的文獻還得查啊。所以字就越來越多。

還有一個漢字的主要現象,因為它是意音文字,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按照會意法、形聲法去造字。意符、音符可以換,而且形聲字還可以變成會意字。同一個字可以有很多種寫法。那樣結構性異體可以增加很多。還有一個就是筆劃性異體更多,所謂“筆劃性”就是寫法稍微不一樣,這樣一來,異體字就很多很多。《漢語大詞典》為什麼有那麼多字,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異體字。比如在隸書裏邊,我們要寫“食”字(是單個的食字,不是食字旁,食字旁還要多),不同的寫法就有這麼多。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豐豐豐豐豐豐豐豐豐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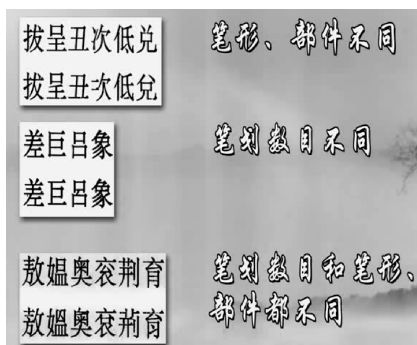
“典”字不同寫法也有這麼多。還有“豐”字，有的人看第一個第二個可能把它當“豐”字，實際上是“豐”字，頭上的寫法還和小篆一樣。還有“處”字，它可以變成很多不同的寫法。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嚴重呢？

現代漢字的異體字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現在臺灣和大陸所用的漢字那是有大量的不一樣的。不僅是簡繁體不一樣。一共比較了將近五千個字，字形完全相同的就是兩千個字，祇占 40%，有大量的字是不一樣的。比如一種就是以不同的異體作為正體：

乃筭唇厠匹喂

迺筭脣廁疋餵

上面這一行是大陸用的，下面這一行是臺灣用的。這樣的字有 195 個。有的是相似形體，但細細看還是不一樣；有的是筆形不一樣；有的是基本的部件不一樣；有的是筆劃數不一樣。都是很小的差別，但是就不一樣。



總之就是 60% 的字是不一樣的。當然這裏面有些不一定像《漢語大詞典》把它作為異體字都收進去,如果把這些細微差別都收進去的話,那漢字的個數還要更多。是不是五萬多個、六萬多個、八萬多個漢字大家都要學會呢?這倒不是。所以現在很重要的一個事情是研究哪些字是常用的。解放以後主要公佈過兩次,現在社會上通行的是 1988 年《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現在經過研究,一級常用字 2 500 個,覆蓋率能夠達到 97.97%。那就是你認識這 2 500 個字就基本上好使了。再加上 1 000 個字,覆蓋率可以達到 99.48%。反正你認識字越多,覆蓋率不增加多少。因為那些字出現得很少。所以倒也不要害怕,說我們要認識五萬六萬個字怎麼能認識,就是你至少要認識 2 500 個字,或者更多一點你認識 3 000 個字。在日常生活中的讀寫當中應該就够用了。所以漢字現在還可以使用,否則漢字没法使用。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漢字在發展當中不斷增加多音多義性,如果說祇有了 2 500 個字我就認識 2 500 個字,應該說也不是非常非常難,特別在小孩的時候學習。但是它難在哪呢?漢字很多字都是多音多義的。跟外文比較,外文每一個詞它當然也是多義的,如果你去字典上查,它的意義有很多很多、一長串。但是它每個詞念法應該是固定的,沒有說我寫出一個詞來有兩種念法。然而漢字就是一個字要有很多音。《鏡花緣》裏邊說,漢字音最多的字是哪個字呢,是倫敦的“敦”。說倫敦的“敦”有 15 個讀音。當然現在《漢語大字典》沒有 15 個音,祇寫進去 10 個音。10 個音每個音還有不同的意義。當然這個“敦”字並不是很常用的字了。

這裏不說多義字了,我們主要講多音字,多音字必然也是多義的。《新華字典》裏邊 734 個多音字,占總字數的 10%。《辭海》裏邊有 2 641 個多音字,占總字數的 22%。我們最主要的是說 3 500 個字覆蓋率已經到了 97.97%,而常用字 3 500 個字當中,有 405 個是多音多義字,占總字數的 11.6%。而且在 2 500 個一級常用字當中,有 385 個多音多義字,占 15.44%。所以你不光要認識 2 500 個字,2 500 個字當中還有相當多是多音的、多義的。造成這個的歷史原因是什麼呢?今天時間關係,不能分析了。多音多義怎麼纔能解決呢?我們現在識字的人都有經驗,就是根據上下文來定它怎麼念。但是有的時候你知識不够你就不知道念什麼。今天我們坐在車上,我愛人談到“幹細胞”,有不少人知道這個简化字写的“干细胞”該念幹(四聲)細胞,但是也有人可能念乾(一聲)細胞。到底是念“乾”細胞還是“幹”細胞呢?我表揚我愛人說你是醫生,你有醫學知識,你念幹(四聲)細胞對,你没有念乾(一聲)細胞。所以學漢字有很大的難處,一個是寫不好寫,而且沒什麼道理;第二個是字非常多;第三個就是一個字還不知道念什麼。漢字發展過程當中是有這麼些缺點的。所以作為一個用漢字的人,我認為不僅要說我們漢字好。還應該清醒地看到漢字的缺點。

漢字爲什麼好呢？是因爲適用於漢語的特點。漢字爲什麼沒有完全發展成爲純粹的表音字？我們這裏搞古文字的人很多，研究古代簡牘。古代簡牘裏邊我們看好多字都是表音字，好像不像我剛纔講的以意放在前面。你要是把這些漢字看成是以意爲主，你就沒法念那個東西。裏邊它大都不用本義的，好多都是借這個音，然後表示別的東西。但是漢字爲什麼後來沒這麼發展下去呢？假如這麼發展下去不變成表音文字了嗎？它沒有變成，爲什麼呢？因爲漢語裏面同音詞非常多，如果都用音來表示的話，最後就念不懂了。我想戰國到漢代的時候那些識字的人，他念的文章很多都是背出來的。就有點像東巴文那個經師念的。他先由師傅教徒弟教出來，這篇文章就應該怎麼念。所以他裏面就光記音也沒關係。但是那樣是越整越亂，不好念了。秦始皇統一全國文字，用一種比較早的古代的文字，沒用那麼記音性強的文字來統一全體文字，用很多意音字來區分同音字。所以後來漢字是以形聲字爲主，要把同音字區別開來，這是它主要的任務。以至於到現在我們起碼要用 3 000 個字吧，或者 2 500 個字，纔能把文章記清楚。



第四個問題我非常簡單地講一講我對漢字改革的看法。漢字改革我就少講一點。漢字改革最激進的意見就是說漢字不好，漢語也不好，都不要。吳稚暉在 20 世紀初提出來說中國應該用世界語。可能在座的同學有的不知道世界語。我在小時候，家裏歲數比較大的人要學世界語，那些課本啊什麼的。李先生就學過。但是那時候章太炎就說漢字漢語是不能廢的，那意見很對。他說要把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繼承下來，語言都不要了怎麼能行。所以他是主張要有拼音工具。後來在漢字改革當中，一條綫就是搞表音，表音中常用的一個是拼音，也有是用不拼音的辦法。不拼音的辦法以趙元任爲代表。趙元任有一本書，叫《通字方案》，不知道在座的同學看過沒有。他是選出來兩千多個漢字，就是想用這兩千多個漢字來記錄全部漢語。他就不是拼音了，他就是要將漢字變成純表音字。但是趙元任應該是對中國語言文字有比較充分研究的人，所以中國漢語當中不同音節祇要用一千二百零三個，就可以把不同音節都記錄下來。那他爲什麼說還得兩千多個字呢？就是他認爲純記音是不行的，還是要有一些能區別詞意的字，纔能夠用。他這個《通字方案》也曾經給周總理看過，但是中國到底沒用這個辦法。什麼道理呢？就是因爲漢語發展到現代，雖然多音字已經有一定的數量，或是說很多，但是同音的多音字還是非常多，同音的同音詞還是

非常多。比如說我現在說一個“shì lì”，你會想到什麼詞呢？好像不止一個，對吧。單單就是說語言上這些問題呢，還不足以證明這個。現在就是有很多漢字當中需要區別的東西，如果要是純表音純拼音的話，就非常困難。第一個大事就是姓名。姓名如果是純粹表音的話，大家很多人重名了，而且很多人重姓了，是吧。還有比如地名，再比如說中國很常用的商品品牌。這些專有名詞的區別性如果你要用拼音的話都是很難保證的。所以就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漢字拼音或者漢字音化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不現實的。

那現在在漢字改革方面應該做什麼？根據信息化的要求，漢字規範化是一定要繼續堅持下去的。另外還有一件事，我認為不應該繼續搞簡化字。而應該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減少漢字通用字數。簡化字為什麼不好呢？你要造出一個新的簡化字，那就是過去沒有的字，字就又多一個。現在字庫裏面你要加一個字那是很麻煩的。整個的成本就可能很大。所以我覺得應該減少通用字數，就是逐漸把一些字代替掉，就不要了。就是說，這些字我現在不用了。我字庫裏這個字不用了，如此而已。比如我舉個例子，像這個“傅”，姓傅的“傅”。我到東北師大去參加答辯，他們有個老師姓傅的，他的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封皮上就把“傅”寫成單立人一個寸字。我說你看你把你老師的姓都這麼簡化，這又不是規定的簡化，這多不好啊。結果呢？我鄭重其事在那說，那個傅老師卻說，我平時也是這麼寫的。後來我發現確實不少姓傅的人他爲了方便起見他就不用那個“傅”字了，就用單立人寸字這個“付”。包括報刊上的署名也常出現姓付的。反過來想，工人師傅的“傅”你就寫成那個“付”字好像也不會引起混淆的。我們假如說規定用單立人一個寸字的“付”代替那個“傅”，那個“傅”就不用了。這是完全可以的，是吧？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這個覆蓋的“覆”，上面一定有個西字頭的，然後還有雙立人，那假如不用西字頭和雙立人，就用簡化的“复”行不行呢？是不是就把這個區別性弄得太少了呢？那個“覆”挺難寫的，假如不用那個“覆”，祇用“复”，我覺得這是可以的。再比如說跳舞的“舞”，也是現在很難寫的字，如果我拿中午的“午”字來代替它，是不是一定會引起很大的混淆呢？我認為恐怕也不一定。所以我認為可以逐步地不新造簡化字，但是可以把代替的字的使用範圍擴大。這樣就可以減少一定的字數。

第二個，我認為多音字也應該儘量想辦法減少。過去祇是在筆劃上要把字寫起來方便一些，實際上在多音字上也應該讓學漢字容易一些。其實有些字讀音慢慢就廢除了，例如“說服”，我們就念 shuofu 了，臺灣還念 shuifu。“說”就有兩個音。我們假如把 shuifu 這個音就不要了，字典裏面就沒了，那麼它就少了一個讀音了。我認為這種也是使多音字減少的辦法。這是今音和古音。再比如說就像剛纔念的那個“猷”

字。那個“𣦵”字假如祇用上面口下面木這個“呆”字，那個“𣦵”字我就不要了，當然字也就少了一個。而這個念 ai 那個音呢，我就把它廢除不要了，那它這個就變成單音字了。還有呢，有時候同音字可以代替，分化它的使用範圍，比如說“待”一會兒，我就用上面口字下面木字這個“呆”字，我不用那個雙立人的“待”字。因為什麼呢？因為雙立人的“待”字有兩種念法，一種是等待的待（四聲），一種是待一會兒的待（一聲），那它就有兩個音，我如果說“呆”一會兒，完全用口和木這個“呆”，那麼雙立人這個“待”字就可以省簡為單音字。這樣的話就可以使多音字減少。我祇是略舉幾例。

當然還有一個意見可能說了有點荒謬，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有些讀音還可以根據口語當中的變化要適應於實際的讀音。比如我和我愛人常常要吵嘴。她是醫生，她說上臂的骨頭是肱骨(hong gu)，我說不對，字典上這個應該念 gong gu。她說我在醫學院念書的時候老師也念 hong gu 啊。她說不信你去醫院裏問，看哪一位大夫把這個念成 gong gu？假如真的是那樣，所有的大夫都念 hong gu 了，那你還要念 gong gu，那大夫不就聽不懂了嗎？連接觸這個的人都不懂了就不好了，是不是啊？這裏就涉及口頭音和過去記錄的書面音。它既然會有變化，就要承認現實。所以我認為漢字要改革呢，不是要再多加簡化字，而應該是想辦法減少用字數，減少字的標準讀音。這樣在文字改革上面可以用比較小的成本取得比較新的成績。當然有的同學會這麼想，你費這個事兒幹什麼，這事有可能嗎？我認為從漢字發展的歷史看起來，漢字是不可能不變的。它在很長的歷史過程當中，是必然要發生變化的。你說現在就是要保持五十年漢字不動，就是要搞規範化。這完全可能，但是你不能保證五十年以後漢字完全不變。就是要變的話我們應該引導哪種趨勢呢？我認為應該引導字數減少、讀音減少的這麼一條道路。而如果要把這個漢字問題認為是比較重要的事情，我認為不僅要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還需要一定的制度和一定的隊伍和一定的組織，定期地對漢字和漢語的實際發展情況進行全面的普查，然後決定我們需要在哪方面能夠採取措施。現在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是比較缺少的。應該防患於未然吧。我說就說完了。

李先生：請林先生先坐一坐，好不好啊？太辛苦了，太累了。林先生給我們做了一個非常重要而且精彩的演講。給同學們講課的時候我常常說，文字是人類的最大發明，人類有許許多多的創造發明，可是最基礎的是文字。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文字的話，任何的文化創造發明都不能夠傳流，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不能傳流。漢語在地球上從來占一個大多數，用漢字的人比例很大，所以這個問題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我們國家的問題，關係到整個人類歷史文化，都有重大意義。今天林先生給我們講得這麼豐富，涵括這麼大，從文字的起源一直講到漢字的未來，實

在非常重要。因為時間不太多了,我們請大家討論,我想林先生也不會拒絕。不過林先生實在很累了,畢竟講了這麼長,這麼豐富,我們快點提問題,抓緊時間,好不好?大家有什麼問題或什麼看法,有些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討論。我們這裏既有專家,又有專業的同學,還有各方面的朋友。

問者一:我想提個問題,您對簡化漢字有什麼看法?因為先生剛纔講過減少漢字通用字數,那是不是我們如果廢除簡化漢字,就可以把很多新造字和簡化字的字數都可以減少,也可以把破壞表意文字的系統性部分恢復?因為簡化字有這麼個問題。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達到這兩個目的:既可以減少通用字的字數,又可以恢復一些被破壞的表意文字的系統性?謝謝林先生。

林:我沒有聽清,問的主要是?

問者一:就是您對簡化漢字是怎麼看的?

林:我呢,是贊成不要再繼續簡化漢字了。

問者一:原來簡化的,您有沒有什麼看法?

林:原來簡化我認為得承認現實,把那再改回去成本太大了,現在通行的字都已經是簡化漢字了。當然可以使用雙軌制,我們一般這個用字的時候是用簡化字,如果你是研究古文獻的、研究古文字的,那你要發表文章還是要用繁體字,這個我認為是完全應該的。

問者一:現在也有種聲音是要恢復繁體字,這樣的話也可以減少通用的字數,因為簡化字新造了很多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原來簡化的,導致有些破壞您剛纔講的音意文字的系統性,也存在這些問題,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解決?就是您對現在恢復繁體字,廢除簡化字這種觀點怎麼看?

林:我沒有這個意思,因為我覺得歷史好像不能倒退。

問者二:林先生,您剛纔講漢字在起源的時候,有甲骨文上的字用毛筆寫的,然後彩陶上面的文字也主要是用毛筆來寫的。那麼在考古發現上有没有毛筆的證據呢?

林:據我所知道現在毛筆最早發現好像就是戰國時候,再早沒有發現。

問者三:林先生,我提一個問題,跟剛纔那位同學提的問題相關。就是原來大陸推行簡化字的時候受到臺灣方面的一些批評。比如漢字簡化過程中可能破壞了它原有承載的一些文化意義。比如說臺灣批評我們說愛無心,雲無雨,把“愛”字的“心”字去掉,把“雲”字的“雨”字去掉。您對這種批評意見持什麼看法?

林:我對“愛”字把這個“心”字去掉一點沒有意見,因為“愛”字起碼裏面變出來有個“友”字。它用一橫代替一個心,也符合歷史上簡化的一種方法。你要說後代的漢字都要與本來造字時候的本意一樣,那我可以舉出很多字它都不一樣。這樣的挑剔

我認爲是沒有道理的。我上研究生的時候，有一個叫費錦昌的同學，他是研究現代漢字的人，他在《光明日報》上專門發表了一篇文章《簡化字“愛”的風波》，就是講“愛”這個字的。他就是從簡化字的歷史來說“愛”字變成這樣並不是不符合漢字發展的規律的。他舉了很多例子來說，這還是一個合理的變化。而且我最近還看到一本書，是一個人寫的文字學的書。這個人是很反對簡化字的，認爲簡化字裏很多都不對了。本來字都是一筆一劃有根據的，現在就沒法講了。但是他獨獨對這個“愛”字說非常好，說“愛”字簡化成“友”是精妙絕倫。有的人反對，說把“心”字拿掉是荒謬絕倫。其實我覺得這個不用討論。這個“愛”字簡化以後少點筆劃那沒啥不好，而且它字形基本上還能夠區別。這就行了。

李：而且早就有這種寫法，不是現在纔創造的，我小時候就這麼寫。還有什麼問題，我們再留兩個問題，因爲時間確實太長了，還有哪位？我提個問題好不好？我認識一位女先生專門研究簡化字的，是袁曉園，您也認識她嗎？

林：我們見過面。

李：我跟她不是挺熟，也是見過面。她提了一個很多人知道的提法，叫作“用簡識繁”。大家都用規範的簡化字，不過要求學生一定要認識繁體字。這個觀點不知道林先生有什麼看法？

林：這個觀點在部分人身上應該是可以用的，特別是特定專業的，比如像我們在座這些專業的人，用簡識繁我認爲是必須的。但是你要要求全民都是這樣，我認爲沒有必要。

李：她也並非，比如說高中以上，行不行？

林：不要全體高中。

李：不能全體高中。

林：我認爲應該是一部分專門搞專業的人可以用簡識繁。

李：一部分人。

林：而且現在實際上已經是這樣了。已經大部分人是用簡識繁了。

李：上大學，上歷史系，非這樣不可。

林：假如說你研究某個問題，你要用兩岸出版的東西，那你不識繁，你沒法用啊，對吧？

李：好，我們還有一個問題，看看，哪位還有什麼問題？

林：最近王寧不是發表了一篇文章，選在《新華文摘》裏邊，她裏邊就談到這個問題，用簡識繁。跟我意見差不多。就是說一部分人應該用簡識繁。

問者四：林先生您好，我想問一下您對戰國文字裏邊大量運用通假現象有什麼

解釋？

林：我解釋就是這個表現漢字在發展過程當中有個音化的趨勢。但這個音化的趨勢使漢字運用上面要發生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個意音文字的使用一方面它能夠很好地記錄語言，第二就是記錄完了以後你去讀它的時候能夠把它的意思讀明白。漢字的情況如果對應了漢語的特點，如果它要表音太強的話，它最後在識讀上面就會有很大的問題。所以後來這種音化的趨勢就受到了抑制。形聲字越來越發達，成為漢字發展的主流，這個大家都知道。我對這個問題就是這麼看的。

李：好，今天時間太長了，林先生很辛苦，這麼精彩的報告我們應該表示衷心的感謝。謝謝大家光臨。

（林澐：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此稿由孫飛燕據錄音整理並經演講者審訂）

